

斯 大 林 著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斯 大 林 著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
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315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著 者： 斯 大 林

出 版 者：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20,001-40,000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И. В. СТАЛИН
О ЗАДАЧАХ ХОЗЯЙСТВЕННИКОВ

本書譯文以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中文版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的譯文爲基礎，曾根據一九五二年俄文原本校訂了一次。

同志們！你們代表會議的工作快要結束了。你們馬上就要通過決議了。我相信這些決議是會一致通過的。在這些決議中，——這些決議我知道得不多，——你們贊同一九三一年的工業控制數字，並且承擔完成這些控制數字的責任。

布爾什維克所說的話，都是很認真的。布爾什維克是慣於履行他自己所作的諾言的。但是，承擔完成一九三一年控制數字的責任，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保證把工業品總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這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不僅如此。你們承擔這樣的責任，就是說你們不僅提供諾言要在四年內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這是已經決定了的事情，這裏再用不着什麼決議了，——這就是說，你們提供諾言要在有決定意義的基本工業部門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

代表會議提供諾言要完成一九三一年的計劃，要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這很好。但是我們已經受過「沉痛經驗」的教訓。我們知道：諾言並不總是都被履行的。在一九三〇年初，也曾提供過這樣的諾言，要完成該年度的計劃。那時應該把我們的工業品產量增加百分之三十一到百分之三十二。然而這個諾言並沒有完全被履行。事實上，一九三〇年工業品產量底增長額只是百分之二十五。我們應當問一問：今年會不會重複這樣的情形呢？我們工業的領導者和工作人員，現在提供諾言要在一九三一年把工業品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但是有什麼保證使這個諾言一定被履行呢？

爲了完成控制數字，爲了把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爲了在有決定意義的基本部門不是四年而是三年完成五年計劃，需要什麼呢？

爲了這些，需要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要有實在的可能性，或者像我們通常所說的「客觀的」可能性。
第二，要有領導我們企業的志願和本領，以便把這些可能性變爲現實。

我們去年有沒有完全完成計劃的「客觀的」可能性呢？有的，是有的。有許多不容置辯的事實證明這一點。這些事實就是：在去年三月和四月，工業品產量比前年增加百

分之三十一。試問：爲什麼我們沒有完成全年計劃呢？什麼東西在阻礙呢？什麼東西不夠呢？就是利用現有可能性的本領不夠。就是正確領導工廠礦井的本領不夠。

我們有了第一個條件，即完成計劃所必需的「客觀的」可能性。但是我們沒有充分具備第二個條件，即領導生產的本領。正因為領導企業的本領不夠，正因為如此，所以計劃也就沒有完成。本來增長額應該是百分之三十一到百分之三十二，而我們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當然，增長百分之二十五，已經是一件大事情。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量，在一九三〇年都沒有增長，而且現在也沒有增長。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例外，都發生生產急劇下降的情況。在這樣的條件下，增長百分之二十五已經是前進一大步。但是我們本來能夠增加得更多。我們曾經有一切必需的「客觀的」條件來做到這一點。

那末，有什麼保證使今年不重複去年糟糕的事情，使計劃一定完全完成，使現有的可能性都被我們恰當地利用，使你們的諾言不致有某一部分仍舊成爲紙上空文呢？

在各國底歷史中，在各國軍隊底歷史中，往往有這樣的情形：當時雖然有得勝奏捷的一切可能性，但是有這些可能性也是枉然的，因為領導者沒有看出這些可能性，不會

利用這些可能性，於是軍隊就遭受了失敗。

我們有沒有爲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控制數字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呢？

是的，這樣的可能性我們是有的。

這些可能性是什麼呢，要使這些可能性成爲現實需要些什麼呢？

首先，需要國內有充足的天然富源：鐵礦、煤炭、石油、糧食、棉花。我們有沒有這些東西呢？有的。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就拿烏拉爾來說吧，它是富源底總匯，這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都是找不到的。鐵礦、煤炭、石油、糧食——在烏拉爾哪一樣東西沒有呢！在我們國內，無論哪一樣東西都是有的，也許除了橡膠沒有。但是再過一兩年，我們就連橡膠也有自己的了。從這方面來說，從天然富源方面來說，我們是完全有保障的。我們的天然富源甚至是綽綽有餘的。

還需要什麼呢？

需要有一個政權，它願意而且能够利用這些巨大天然富源來爲人民謀福利。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政權呢？有的。不錯，我們在利用天然富源方面的工作，有時在我們自己工作人員中間不免還有爭執。例如，去年蘇維埃政權在建立第二個煤鐵基地的

問題上不得不進行一些鬥爭，而我們沒有第二個煤鐵基地就不能繼續向前發展。但是我們已經把這些障礙克服了。我們很快就要有這個基地了。

還需要什麼呢？

還需要這個政權受到千百萬農羣衆的擁護。我們的政權是不是受到這樣的擁護呢？是的，受到的。你們在世界上再找不到另外一個政權像蘇維埃政權受到農羣衆的擁護。我不必舉出種種事實如社會主義競賽底增長，突擊運動底增長，工人羣衆爲實現所響應的工業財政計劃而奮鬥的運動。這一切顯然表明千百萬羣衆是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事實，都是盡人皆知的。

爲了完成並超額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控制數字，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這樣的一種制度，它根本沒有資本主義底不治之症，而且具有勝於資本主義的重大優越性。危機、失業、揮霍浪費和廣大羣衆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底不治之症。我們的制度不患這種病症，因爲政權是在我們手裏，在工人階級手裏，因爲我們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資財，並且按國民經濟各部門加以正確分配。我們根本沒有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症。這就是我們的不同之處，這就是我們勝於資本主義的決定的優越性。

請看一下，資本家是怎樣想擺脫經濟危機的。他們盡量降低工資。他們盡量降低原料價格。但是他們不肯稍微當真地降低日用工業品和食品底價格。這就是說，他們想靠犧牲商品基本消費者底利益、犧牲工人底利益、犧牲農民底利益、犧牲勞動羣衆底利益來擺脫危機。資本家掘毀自己立足的基地。所以結果就不是擺脫危機，而是加深危機，結果就造成新的前提引起新的更劇烈的危機。

我們的優越性就在於：我們沒有生產過剩的危機，我們現在沒有而且將來也不會有幾百萬失業工人，我們在生產中沒有無政府狀態，因為我們實行計劃經濟。但是不僅如此，我們的國家是工業最集中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能在最優良的技術基礎上建設我們的工業，從而保證有空前的勞動生產率、空前的積累速度。我們過去的弱點就在於我國工業是以分散和細小的農民經濟為基礎。但是這已經成為過去了。現在這種情形已經沒有了。將來，也許再過一年，我們就會成為世界上農業規模最大的國家。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而它們就是大規模農業的形式，——在今年出產的商品穀物，已佔全國商品穀物總額底半數。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即蘇維埃制度，使我們有這樣飛快前進的可能，這是無論哪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都不能夢想到的。

爲了一日千里地向前猛進，還需要什麼呢？

還需要有一個政黨，它充分團結和統一，足能把工人階級一切優秀分子底努力集中到一個目標上去，它充分有經驗，足能遇到困難而不退縮，並一貫實行正確的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政策。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政黨呢？有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是不是正確呢？是的，是正確的，因爲這個政策使我們獲得重大的勝利。這一點，現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朋友，就連工人階級底敵人也都承認。你們看，盡人皆知的「尊貴的」紳士們——美國的菲詩，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普恩加賽——是怎樣向我們黨暴跳狂吠呵。爲什麼他們暴跳狂吠呢？就是因爲我們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就是因爲這個政策使我們獲得接連不斷的勝利。

同志們，這就是一切客觀的可能性，使我們易於實現一九三一年的控制數字，幫助我們在四年內，而在有決定意義的部門甚至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

由此可見，爲完成計劃所必需的第一個條件，即「客觀的」可能性，我們是具備了的。

我們有沒有第二個條件，即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本領呢？

換句話說，我們在經營工廠和礦井上有沒有正確的領導呢？在這裏是不是一切順利呢？

可惜，在這裏並不是一切順利。我們既然是布爾什維克，就應當直截和公開地說出這一點。

領導生產是什麼意思呢？我們有些人並不總是布爾什維克式地來看領導企業問題的。我們有些人往往以爲領導就是簽簽公文和命令。這是令人痛心的，但這是事實。有時候不禁令人想起謝德林小說中的瞎知事。你們記得瞎知事太太怎樣教訓瞎知事的兒子吧。太太對兒子說：不要埋頭學問，不要鑽研業務，讓別人去幹這些事情好了，這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簽簽公文。應該承認：使我們可恥的，就是在我們布爾什維克中間，也有不少這種專靠簽簽公文來進行領導的人。可是說到鑽研業務，精通技術，變成內行，——對於這方面，他們却毫不理睬。

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幹過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殘酷的國內戰爭中獲得了勝利的人，是解決了建設現代工業重大任務的人，是把農民領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可是在領導生產方面，我們竟屈服在一紙公文面前，——試問，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

原因就在於簽署公文要比領導生產容易。於是許多經濟工作人員就走上了這條阻力最小的道路。這裏也有我們的過錯，中央底過錯。十年以前曾經提出了一個口號：「既然共產黨員還沒有充分懂得生產技術，既然他們還需要學習管理經濟，那末就讓舊技師、舊工程師、舊專家去主持生產吧，而你們共產黨員呢，不要去干預工作技術，可是雖說不干預，但你們得一刻不停地研究技術，研究管理生產的科學，以便將來能與忠心於我們的專家們一同成為真正的生產領導者，真正的內行。」口號就是這樣。可是事實上怎麼樣呢？這個公式底後一部分被拋棄了，因為學習要比簽署公文困難，而這個公式底前一部分則被庸俗化了，不干預竟被了解為拒絕研究生產技術。結果便是胡鬧，有害和危險的胡鬧，要擯棄這種行為，愈快愈好。

實際生活本身不止一次地向我們發出警報，說這方面的情形不好。沙赫特案件就是第一個嚴重的警報。沙赫特案件表明了：黨組織和工會缺乏革命警覺性。這一案件表明了：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在技術方面實在落後得不成樣子；某些舊工程師和舊技師，因為在工作上沒有人監督，就比較容易墮落到暗害勾當底道路上去，尤其是因為國外敵人不斷地用種種「建議」來糾纏他們。

第二個警報就是「工業黨」公審案。

當然，暗害勾當底基礎是階級鬥爭。當然，階級敵人是猖狂地反抗社會主義進攻的。但是，單用這一點來解釋暗害勾當如此猖獗一時，是不够的。

暗害勾當怎麼會具有這樣廣大的規模呢？這應當歸咎於什麼人呢？這應當歸咎於我們自己。假如我們不是那樣處理領導經濟的事情，假如我們老早就轉而學習工作技術，轉而掌握技術，假如我們常常精明地參預經濟領導工作，那末暗害分子就不能破壞得這樣多了。

應當自己成為專家、內行，應該面向技術知識，——這就是實際生活給我們指引的道路。但是，無論第一個警報也好，甚至第二個警報也好，都還沒有促成必要的轉變。已經是而且早就已經是面向技術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過時的不干預技術的舊口號而要自己成為專家、成為業務能手、成為經濟工作完全內行的時候了。

常常有人問：為什麼在我們企業裏沒有單一首長制呢？在我們還沒有掌握技術以前，我們就沒有單一首長制，而且也不會有單一首長制。在我們中間，在布爾什維克中間還沒有充分數量的通曉技術、經濟和財政問題的人材以前，我們就不會有真正的單一

首長制。隨便你們寫多少決議，隨便你們用什麼話來宣誓，如果你們不掌握工廠和礦井底技術、經濟和財政，也一定無濟於事，也一定不會有單一首長制。

因此，任務就是要我們自己掌握技術，自己成爲內行。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證我們的計劃能完全完成，而單一首長制也才能實施。

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這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事情。科學、技術經驗、知識——這一切都是可以求得的東西。今天沒有，明天就會有的。這裏主要的就是要有掌握技術、掌握生產科學的布爾什維克的熱烈志願，那就一切都可達到，一切都可辦到。

有時有人問：可不可以稍微減低速度，延緩一下進度呢？不，不可以，同志們！不可降低速度！相反地，還必須盡力和盡可能增加速度。我們對蘇聯工農所負的義務要求我們這樣做。我們對全世界工人階級所負的義務要求我們這樣做。

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們不願意挨打。不，我們不願意！舊俄羅斯底歷史，其中有一點就是因爲它落後而不斷地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

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法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爵士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爲它落後。因爲它的軍備落

後，文化落後，國政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大家所以都打它，就是因為這既可獲利，又不致受到報復。你們記得革命前的一位詩人底話吧：「俄羅斯母親呵，你是貧窮，又是富足，你是強大，又是孱弱。」這些老爺們是把舊日詩人底這一段話背得很熟的。他們一面打，一面說：「你既然富足」，——那就不妨靠你發財。他們一面打，一面說：「你既然貧窮，孱弱」，——那就可以打你搶你而不到報復。打落後者，打弱者，——這就是剝削者底法則。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底法則。你落後，你軟弱，——那你就算是無理，於是也就可以打你，可以奴役你。你強大，——那你算是有理，於是就得小心對待你。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可再落後了。

在過去，我們沒有而且也不可能祖國。但是現在，當我們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而政權是在我們手中，在人民手中的時候，我們就有了祖國，而且我們一定要保衛它的獨立。你們是否願意讓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被人打垮而喪失獨立呢？如果你們不願意，那末你們就應當在短期間消滅它的落後狀況，並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展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速度。別的辦法是沒有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說：「或

是滅亡，或是趕上並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以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個距離。或者是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是我們被人蹂躪。

這就是我們對蘇聯工農所負的義務要求我們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還有其他更重大更緊要的義務。這就是我們對世界無產階級所負的義務。這種義務是與第一種義務符合的。但是我們把這種義務看得更高。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工人階級底一部分。我們不僅是靠蘇聯工人階級底努力得到了勝利，而且也靠了世界工人階級底支持。如果沒有這種支持，那末我們早就被粉碎了。人們說：我國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底突擊隊。這說得很好。但是這把極重大的義務加在我們身上了。國際無產階級爲了什麼支持我們呢？我們有什麼值得這種支持呢？就是因爲我們最先挺身與資本主義作戰，我們最先建立了工人政權，我們最先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就是因爲我們所進行的事業一旦成功，就會使整個世界翻身，並解放全體工人階級。可是要怎樣才能成功呢？要消滅我國落後狀況，要展開布爾什維克的高度建設速度。我們應當這樣向前邁進，使全世界工人階級可以望着我們說：看哪，這就是我們的先鋒隊，這就是我們的突擊隊，